

憶慈母

丘宇澄

母親過世已逾一年了。母親晚年佝僂矮小的身影，在我腦海中並未隨著時光逝去而漸漸淡忘，反而更加地鮮明起來。

母親許氏諱光瑤，四川巴縣人，出身書香世家。她的父親

我的外祖父，畢業於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。母親常告訴我們兄弟姊妹，外祖父是如何的傑出。那個時代能考上交大者鳳毛麟角，而他考入交大時，數學高達滿分，教授們皆許為數學天才，對他期望至殷。而外祖父也不負眾望，畢業後修築了很多條重要的公路、鐵路，做到了川滇康交通局的高級主管。外祖父觀念新穎，深知教育的重要，也絕不重男輕女。他認為無論男孩、女孩一定要完成大學教育。在抗戰如火如荼進行下，母親在流離顛沛中能完成上海光華大學的課業，端賴外祖父的堅持與資助。

抗戰勝利後，共黨作亂。母親時隨父親駐居青島，當時母親覺得時局不佳，於是獨自一人準備

了些許金飾，帶了四名一至六歲的子女，腹中還懷著小妹，託盡了人事，買到了從青島到上海的火車票。歷經千辛萬苦，長途跋涉（沿途政治並不安定），前往上海。她隨時觀察時局，只要覺得不對勁就預備乘船前往台灣。

母親晚年有一天得意的跟我訴說這些往事。她當時到港口去觀看，見到了一艘艘的大軍艦，大貨船往台灣的方向駛去。去的船吃水很深，由台灣返回的船，卻數目較少，且吃水很輕。母親當下判斷，國民政府已決定撤退台灣，正在搬運重要的資源、文件到台灣去。母親一向認為共產黨的理想雖高但不合人性，不會是一個好政府，於是下了決定馬上坐輪船去台灣。上船前母親買了一個煤油燈、一個鍋、一袋米及很多罐頭。並且動用了金飾，賄賂到一間小艙房，沒有去擠大統舖，自己可開伙煮飯，不必去排隊搶飯菜，因此讓我們兄弟姊妹以比較舒服的坐船方式到了台

灣。

到台灣後，因父親（係七期畢業的飛官）的部隊，預計撤退台南，所以帶著小孩輾轉到了台南，並以六兩黃金頂下了一棟房子（拿到了一份偽造的所有權狀，母親雖睿智但不太精明。），途中還生下了小妹，母親在父親來台已打點好一切，從此，在台南定居了四十年。

母親在離開青島之前還做了一件很睿智的事情。當時時局緊張，國軍節節戰敗，一路撤退。共黨派人欲賄賂父親，要求他留下戰略資源，尤其是汽油。父親猶豫不決，母親知道後義正辭嚴的告訴父親，決不可因貪圖利益而背叛國家，當頭一棒使父親清醒。母親先行離開，最後父親撤退時，在登上飛機的最後一刻，父親點燃了火柴把所有的汽油燒光，使戰略資源不至落入敵手。當時風聲鶴唳，為軍人者，稍有錯失也會坐牢槍斃，何況資匪，母親的智慧使我們家免除了一場可能的浩劫。

母親因為從小努力讀書，不擅家事、女紅，而且毫不精明。平常生活中都有僱僕照顧。到台灣後收入銳減，生活水準一落千丈，灑掃庭除，照顧老少，一切

一切。原來在大陸的千金小姐，從此負上了千斤重擔。雖然母親甘之如飴，但是誤失難免。譬如母親初始常未把菜肉炒熟，父親憤而把未熟的菜餚倒入水溝。父親從不幫助母親作家事，卻常指責母親的不是。民國四十四年在生計艱困的情形下，母親在千斤重擔上又負起了另一重擔，她應徵錄取了教職。從此在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渡過了卅五年的教師生涯。母親退休後在台南各處經常遇到她的學生，「許老師好！」是母親退休後最喜歡聽到的一句話。

母親因為自己長得矮小，生怕子女遺傳她的身高。所以從我們小時就極注意我們的營養。她每天早上五時起來做新鮮饅頭給我們當早餐，因為北方人吃麵食而長得高大。又不顧鄰居、同事的訕笑，放下身段，領著孩子們去上天主堂，為的是能領取天主堂所發放的美援奶粉、麵粉、玉米、衣物。全家兄弟姊妹從小經常有脫脂奶粉、玉米粥可喝，饅頭可吃，身材也都長得不算矮，至今思之，不得不感佩母愛的偉大。思念中，浮起母親吃力的拎著麵粉袋、奶粉罐，蹣跚而行的背影，想起母親在我小時教我默背的朱自清「背影」，不禁熱淚盈

眶。

我們五個兄弟姊妹，雖然也幫忙家事，但是母親總以我們的課業為重，她寧願自己辛勞也不要我們幫忙，我是孩子中較聽話的一個，時常想替母親分憂。猶記得我讀初中時，每天一下課，就急急忙忙趕回家，為的是要燒起原子煤球，好供一天燃燒之用，那煤球極不易燃起，但可支撐廿四小時，當時算是非常好用的燃料。高中時我也曾在五點起床做過一陣子饅頭，好讓母親多休息一下，但是母親多半叫我們以唸書為重，而不要我們幫忙家事。在寒暑假時，母親稍可喘一口氣，但她不浪費時間，每次都從學校借回一堆世界名著、兒童叢書、歷史講義，督導我們看書，希望自小打好基礎以利將來，母親望子成龍之心，也頗為強烈。

稍稍懂事後，我常常驚訝母親的能耐，她願意為子女作任何犧牲，任何困難的事她都願嘗試，而且往往作得很好。她矮小的身軀內如何蘊藏著如此巨大的力量？我知道那是母親無私的愛。

父親因係由廣東飛官併入筧橋官校，在同輩排擠中，軍旅生涯並不順遂，所以沉於遊樂中，藉以逃避現實。在民國四、五十年

間，一個上校加上一個老師的月薪不足兩仟元，要撫養七口之家極其艱困，父親還扣下數百元作他自己的零用金。平常日用已經捉襟見肘，一到開學的時候，五個子女的學雜費、制服、書包、書本等開銷更是讓人喘不過氣。父親這時往往藉出差為名一走了之，所有的費用開銷全由母親一肩承擔，迫得母親來會借錢、典當，甚至出售軍眷糧票（當時屬違法）才勉強應付過去。我初中時也曾在母親的支使下去王老板處賣糧票。第一天賣了糧票，錢乃未湊足；第二天又去賣糧票，王老板一句「你又來了！」使我羞愧不已，但想想母親為我們做的那麼多，小小的羞愧就消失無蹤了，心裏只剩下對母親的感恩。

寫到此處，又想起因為原來的教科書多屬古文，艱澀難懂，母親在百忙中還編過二本較為白話的商業史教科書，蒙台南高商採用。學生讀來較易吸收，同時稿費也貼補家用。

母親費力撫養我們之餘，還要嘔父親的氣。我記憶中，父親在五十歲以前幾乎夜夜出去跳舞（台南空供部），從不過問家裏錢夠不夠用。他甚至跟母親好友幽會，令母親大受刺激，氣得想離婚自殺。但是為了孩子，為了家

庭她忍了下來，仍然盡全心照顧我們兄弟姊妹。我考大學聯考時，母親希望我步外公後塵，就讀剛復校的交大電子工程系，讓遠在四川當時尚健在的外公能引以為榮，要我把交大電子系填在志願表前面，（我感激母親關心我的前途，奮力用功應考，所幸天從人願。）而父親在我填志願表的當夜，仍然去空供部舞廳跳舞，直至深夜才回，母親對我們的寵愛與關心令我一生難忘。

父親其實亦深愛我們兄弟姊妹，但是生涯中的挫折令他灰心氣餒，所以才會藉著別的事物舒解他的不滿。父親晚年，對母親較好，二人互相依持過了一段美滿的日子。父親過世後，母親以七十歲高齡移民美國，斯時我們兄弟姊妹都已先來，我力請母親來休士頓與我同住享天倫，母親同意來短住，卻以不願增添我的麻煩不願長住。她在妹妹家住了一段時間後，申請到洛山磯的老人公寓而遷往洛杉磯。大哥每天去陪母親晚飯，就近照顧；我每隔二、三天也會打電話給母親向她請安，也順使用家鄉話聊聊瑣事。每次母親總是笑呵呵的跟我說她過的很好，走的動、吃的下，還收了一位乾女兒。每年我們兄弟姊妹總會不定時的去看母親，見到她喜樂、安好，也就放

心。

但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我永遠記得去年二月十二日大哥忽然打電話來說母親腦血管破裂、神智不清，已送醫院急診，我們子女馬上趕去洛杉磯探望。見到母親，母親竟然已不認得我了。我說我是老三，母親跟我說：「我們家老三很乖很聽話，你不是老三。」我聽了母親的話，熱淚奪眶而出，天下悲慘之事莫過於此！母子相對，竟然已不相識。拖延到二月廿五日，母親終於以八十二歲又四個月之齡過世了。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，此時的心境，特別能體會。

今天大哥陪我及我妻艾維來玫瑰山崗上墳，望著並立的父母親的墓碑（父親骨灰也在母親逝世後移來洛城），我淚眼婆娑輕輕的禱告，希望父母在天之靈安息，希望他們在天上安樂相處。把花朵插好後，我又輕聲對父母說：如有來生，我希望你們仍然是一對夫妻，但互敬互愛，不再爭吵。我也希望仍然是你們的子女，讓我再好好孝敬你們，以彌補今世的疏失。

霧靄中，大哥開著車帶我及艾維緩緩滑下山坡，爸媽再見了，過些時我再來看你們。